

畢啟鈞書畫

香港藝術館藏書

黃昏的故事

自強出版社印行

黃昏的故事

著作者 狄更司

譯者 鄒綠芷

發行者 自強出版社

重慶臨江順城街廿二號

總經售 讀書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七十三號

上海吳江路七十一號

實價四百元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渝）
民國三十五年元月再版（滬）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狄更司・英國偉大的諷刺家	一
黑面幕	七
酒徒之死	二五
街燈夫	四四
黃昏的故事	七三
敏斯先生及其從兄	九三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一一一

狄更司，英國偉大的諷刺家

有很多作家，他們對人類的控訴超越了語言的限制，也超越了他們作品主人公所從屬的國度與時代的距離。在這些作家之間，俄國讀者最愛好的一個便是查理·狄更斯，他逝世於一八七〇年。

匹克維克先生（註一）和他的朋友們剛剛以他們歡樂的冒險事業使英格蘭着迷，狄更司作品最初的譯本便已經在俄文中出現了。

俄文雜誌「國內年報」（native Annals）「大眾文庫」（Popular Library）刊載了大量簡縮了的「匹克維克文件」。譯者並沒有特別致力於保存原著的風格，但却嘗試着把狄更司「改良」一下，過分着重於幽默並且很浮誇地鋪張了那些喜劇場面。

結果，四十年代的俄國讀者，對於狄更司便有了歪曲的意見了。

例如，經常不斷留意西歐文學發展的屠格涅夫，過低地評價了狄更司；他的意見是狄更司完成了他作品的結構不必要地複雜，因此他的作品時常是不藝術的，不真實的。

其後，那是實在的，在屠格涅夫閱讀了奠定狄更司作品流行於俄國的基礎的，伊俞諾爾·渥丹斯基（Trinarkh Vvedensky）的新譯本之後，他重新考慮他對於狄更司的意見了。

渥丹斯基對於狄更司作品也有些隨便，但是他用的是原文本的；不像他以前的人，用的是法文譯本，因此俄國讀者能嚐到一點比較少攪雜的，狄更司作品風格的特別風味。

在五十年代中，狄更司已然名滿於全世界。這時他已經寫了「奧利佛、妥惠斯忒」（*Oliver Twist*）「尼古拉斯·尼凱爾貝」（*Nicholas Nickleby*），「馬丁·朱述章特」（*Martin Chuzzlewit*），和「唐培父子」（*Dombey and Son*）。在英國，狄更司已經是國內聞人了。自由主義者欽敬他的人道主義與他所帶來的個人自由的信息。保守派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對於資本主義的新倫理關係的否定方面的抗議。下層的中產階級發現了狄更司並不是一個對於小人物的苦痛置若罔聞的作家。結果，狄更司和任何人敵對；他在窮人之間是非常得人心的，可是他並沒有指出貧窮的原因——那現存社會秩序真正的本質——但是却夢想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改良。

俄國六十年代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責備他缺乏仇恨的態度以及他對於周圍世界的

解；雖然他們承認他是西方的敢於面對社會問題的少數作家之一。正是這一點才贏得了俄國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尼古拉·柴尼雪夫斯基對於狄更司高貴的批評。柴尼雪夫斯基正確地理解了狄更司作品的本質，他指出「匹克維克文件」和「艱難的時代」(Hard Times) 都同等的是一個自由的創造的天才底成果。用另外的話來說，柴尼雪夫斯基理解了狄更司的幽默與諷刺乃是一隻劍的兩個鋒刃；這柄劍是用來反抗人類一切卑鄙，反抗剝削，偽善，和財富的自我主義的；他也理解了狄更司應用他的才能的唯一希望在於消滅罪惡，使人們較好的生活，並且減輕那些小人物的苦痛。

雖然狄更司曾寫出了一些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環境中個人飛黃騰達的實例，然而他的存意並不是要把下層社會的情形掩飾起來。作爲一個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他追隨着兩條路。他譴責了統治階級的罪惡，並且又企圖用貧窮與苦痛的慘景來打動那些心靈。他的那些關於資本主義剝削的畫面並不是爲了眼睛而描繪的。他的意思在於把這些控訴於統治階級的本性，並不在於把被壓迫者的隊列激起來走向革命鬥爭去。

但且即便是當狄更司(引 G. K. 柴斯特頓——Chesteron 的話來說)(註 1)把蒲團放在他的身下，把棉花塞進他的耳朵裏，實際上他也是一個英國現代唯一的有社會影響的權威作家。他助成了債務者之監禁的廢除，他促成了兒童教育的改善，及訴訟手續的

改良。但是他從來沒有非難過私有財產——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

資產階級的批評家，俄國的也在其中，極盡其能事地把狄更司作品中的進步趨勢遮蓋起來。他們把石灰燈(Lime-light)舞台上所用，與Spot-light相同——譯者)轉向於狄更司作品中稱頌古老的族長制的英國的那些部份去。他們把狄更司造成只是一個幽默家，一個滑稽的古老英國底滑稽作家。那一種把狄更司造成一個無害的感情主義的樂觀主義者底企圖甚至於遭受到反動的柴斯特頓的反對，這乃是實情。在他的書：『狄更司』中，他打破了狄更司的『庸俗的樂觀主義』的流言，並且使他的同時代人都記憶着：比之於狄更司在他描寫邪惡與不義的態度中，世界上任何人是都更樂觀的。

黃昏的昏事

狄更司對於蘇聯讀者的寶貴在於他描出了一幅英國和他的時代的聯合圖畫。卡爾馬克斯說過偉大的社會編年史家，狄更司的小說，以及沙克來(Thackeray)夏羅蒂·白朗底(Charlotte Bronte)，加斯蓋爾夫人(Mrs. Gaskell)(註三)的作品是一種有助於澄清政治真相與社會真相底價值的歷史文獻與文化文獻。他這樣說是有着大的意義的。在馬克斯的意見中，在暴露這些真相這一事實上，英國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比所有的政治家、政論家、與道德家置在一起還做得更多些。

蘇聯的青年從狄更司得到許多對於過去的認識。他們把狄更司對於人類創造的堅信

銘刻在心上。狄更司作品之流行正在蘇聯激增着。

在十月革命以前，狄更司作品的俄文本已經達到了七十四萬七千冊的使人感驚的數目。自從革命以來，這數目差不多增加了三倍，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三九年之間，他的作品已經印行了二百萬冊以上。而最有意義的事實是：他的作品是用蘇聯諸民族的三十種文字發行的。許多許多這樣的民族只有在蘇維埃時代方才結識了狄更司的作品。

蘇聯的學者與文學史家正在研究狄更司的作品和他對於俄國文學的影響。俄國的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果戈理，龔查洛夫，和杜斯妥益夫斯基尤其時常地運用了狄更司的風格上的技巧，摹仿了他作品中的人物與場面，以及他敘述一個故事時候的滑稽的與情感主義的手法。狄更司教授了俄國作家怎樣從清楚的現實主義的輪廓轉換到怪誕的誇張去，怎樣從溫和的幽默轉換到辛辣的諷刺與非難去。

在蘇聯文學史家的意見中，狄更司是不列顛急進主義的一個代表，他逐漸地到達了棄絕同時代的不列顛國家這一點上。這意見正和 T. A. 賈克生 (T. A. Jackson) 在他有趣味的著作『查理，狄更司，一個急進派的進展』中的狄更司的性格研究相照合。

在他的序言中，賈克生恰當地要人們注意狄更司作品在蘇聯巨大的流行性，在那兒他的作品被閱讀，而且也以戲劇化了的形式被搬上舞台。

狄更司的民主主義的趨向與他對人民的堅信，使他極孚衆望，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一九四〇年他逝世七十週年紀念的注意，便是他深得人心的一種表現。

註一：匹克維克先生，狄更司名著「匹克維克文件 *Pickwick Papers*」中之主人公。

註二：G, K, Bbesteron 英國散作家。生於一八七四年，死期不詳。

註三：加斯查爾夫人（一八一〇——一八六五）——英小說家。

黑面幕

在接近一千八百年，或是在那時期左右一兩年的末尾，在一個冬天的晚上，一個新開業的青年醫生坐在他底小客室里的愉快的爐邊，傾聽着風吹飄着淅瀝的雨滴打在窗子上，或是陰慘地在烟囪里呼呼地吼叫着。夜是陰濕而且寒冷；那一整天他便在瀟泥和雨水里奔走着，現在他却舒適地休憩在他底睡衣和拖鞋里，一多半是入睡了，一少半却又醒着，在他紛亂的想像中迴旋着許許多多的事情。首先，他想風是怎樣猛烈地在吹着，並且假如他不是舒適地留在家里的話，在那個時候，寒冷的淒厲的風會怎樣正拍打着他底面孔。然後他底思想轉到他一年一度在聖誕節的時候，看望他底故鄉和他底最親切的朋友的這件事去；他想當他們看見他，他們會怎樣地快樂，而且如果他能够只告訴露絲畢竟他已經診視一個病人了，而且還希望有更多的，在幾個月的時間以後，還希望再回來，和她結婚。然後把她帶回家去，怡悅他底孤寂的爐邊歲月，並且激勵他向着新的努力，這些會使露絲怎樣地快活呢。然後他開始懷疑什麼時候他底第一個病人會出現，或

者由於神的特別規約，是否他被注定了沒有一個病人來看病；於是他想到了露絲，然後睡去了，夢見了她，一直到她底甜蜜的愉快的聲調響在他底耳邊，並且他底溫柔而纖小的手放在他的肩上。

確實有一隻手放在他底肩上，可是牠既不溫柔，也不纖小；牠底主人是一個肥胖的圓頭的孩子，教區的牧師們考慮到他底每禮拜一先令和他底伙食的總和，允許了他出去做送報和送信的工作。不過，因為對於醫藥人們沒有什麼急需，也沒有什麼信要送，通常他都是把他沒有事的時間——一天平均十四小時——用在提煉薄荷油，採取動物養分，和睡覺中。

「一位太太，先生——一位太太！」那孩子小聲說，搖着他的主人使他醒來。

「什麼太太啊？」我們的朋友喊着，站了起來，不十分確信他底夢是一種幻影，並且一半期望着那會是露絲本人。——「什麼太太啊？在那兒呀？」

「在那兒，先生！」那孩子回答着，指着通到手術室的玻璃門，露出一種驚駭的表情，那種表情是一個顧客底很不平常的出現很可能激起來的。

這個外科醫生向門那兒看一下，當他看到了他底不速之客底面貌，頃刻之間，他自己也驚駭了起來。

那是一個高得奇特的女人，穿着重喪服，那末靠近門地站着，因此她底臉差不多碰到玻璃了。她身體的上部很謹慎地圍在一條黑色的披肩里，彷彿爲着一種隱蔽的目的似的；一張厚的黑面幕覆蓋着她的臉孔。她站得筆直，她底身體伸引到了最高度，雖然那醫生感覺到在那張面幕之下的眼睛是注視着他，可是她却完全不動地站着，而且因爲她沒有任何動作，也就表明着很少意識到他已經走近了她。

「你要和我商談一下麼？」他有些猶豫地問着，打開了門。門向里開着，因此這種動作也並沒有改變了那人的位置，他仍然不動地站在原來的地方。

她輕微地點着頭，表示默認。

「請走進來吧！」那個外科醫生說。

那人向前移動了一步；然後把她底頭轉向孩子那面去——使他無限地恐怖——她表示出有些猶豫了。

「湯姆，離開這間屋子，」那個青年人向那個孩子說，那孩子底眼睛，在這個急促的會談之中已經睜到他們最大的限度了。「把窗帘拉下來，再把門關上。」

那孩子把一張綠窗帘拉過了門上的玻璃窗子，然後避到手術室里去，在他身後關了門，於是即刻把他底一隻大眼睛放在門那面的鑰孔上了。

醫生拉了一把椅子到火爐旁邊，揮着手勢要客人坐下。那個神祕的人緩慢地向椅子走去。因為火苗照射在衣服上，那醫生看見了它底下面浸透了污泥和雨水。

「你身上是很濕的。」他說。

「是的。」那個生人用低沉的聲音說。

「可是你病了麼？」醫生憐憫地加上一句，因為那聲調是一個痛苦呻吟聲調。

「我病得很呢，」她回答着；「但是不是在身體上，而是在精神上。我到你這兒來並不是爲了我自己，或是由於我自己的好處。」這個陌生人繼續着。「如果我因爲身體上的疾病而感受痛苦，我一定不會單獨地在像這樣的時候，或是在像這樣的夜里出來的；如果我爲它苦惱着有廿四小時了，天曉得我是多末快樂地願意倒下，並且祈禱着死去。我懇求你幫助是爲了另一個人，先生。爲了他求你幫助；我也許是瘋了的，——我想我是瘋了；但是一夜一夜地，經過漫長的寂寞的守候與哭泣的時光，這種思想已經一向便出現在我底頭腦里；雖然即使是我看到了人爲底幫助對於他完全沒有什麼好處，單只想到沒有這種幫助而把他放在坟墓之中，我底血就會變得冰冷的！」於是一種那個青年醫生知道得很清楚不是造作所能產生的戰慄，在這個講話人的身體里抖着。

在這個女人的態度里，有一種非常的熱切，這種熱切走進了那個青年人的心。他對

於他底職業還很幼稚，也還沒有眼見過每天都出現在醫生眼前的，足夠的慘景，因此他對於人類的苦難，也還不能比較地變得心腸硬些。

「如果，」他匆促地站起身來說，「你所說的那個人是處在像你形容的那末絕望的情形之中，那末是一分鐘也不能耽擱的。我即刻就和你去吧。爲什麼在以前你沒有得到醫藥上的幫助呢？」

「因爲在以前那會是沒有什麼用的——因爲即使在現在，那也沒有什麼用。」那個女人動情地握着她底手說。

有片刻的時間，醫生注視在那張黑面幕上，彷彿探查在它下面的面部表情似的；然而那張面幕很厚，結果他底企圖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了。

「你確實是病了，」他輕聲說，「雖然你不知道。熱病使你毫無感覺地支持着你身受的疲倦，那熱病現在正在你身體內部燒着。把那杯喝了吧，」他繼續着說，倒出一杯水——「把你自已安靜片刻，然後儘你所能的那末鎮定地告訴我那人到底是什麼病，他已經病了好久了。當我知道了我得知道的必要的事情，好使我診看對他有用一些，我便準備陪你去。」

那個客人把那杯水端到她底嘴邊，却並沒有把那張面幕掀起來，她一點也沒有喝又

把杯子放下了，然後却哭了起來。

「我知道，」她說，高聲地嗚咽着，「現在我對你講的話彷彿像是熱病的囁語一樣。以前人們便那樣告訴過我了，却不像你講的那樣和藹。我不是一個年青的女人了；人們都說當生命向它最後的終結偷偷地走去的時候，這最後的簡短的殘餘，雖然它對於局外人彷彿沒有一點價值，對於領有它的人，却比以前已經過去了的許多歲月更為親切，雖然那些歲月是和已經死掉了很久的老朋友，和已經離去而又彷彿他們也死了一般地把你完全忘掉的青年朋友——也許一些孩子——的記憶聯繫着。我底壽命的天定之年不能有多少時光了，因此便一定更覺得親切；但是我會沒有歉疚地攤開手的——却欣喜地——歡樂地——假如我現在告訴你的是不實在的，或是想像的事情。明天早晨，我所談到的他就要沒有救了，我知道，雖然我已不得作另一種想法；可是，在今天晚上，雖然他處在死亡的緊急關頭，你必須不要去看他，而且也不能夠替他做什麼事。」

「我不願意在你剛才說過的話語上做任何解釋，或者顯出要探查一件你那末急於要掩飾的事情，來增加你的痛苦，」醫生在稍停片刻之後說，「但是在你的話里有一個矛盾，我不能夠使那種矛盾與可能的事情調協起來。這個人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可是當我底動力或許可能有益的時候，我却不能看他；你理解在明天那將是沒有用的，然而你要

我在那時去看他！假如他的確是像你底話語和態度所暗示的那末對你親切，那末爲什麼不在耽擱之前，和他底病的發展使我束手無策之前，來救他底命呢？」

「上帝幫助我吧！」那女人喊着，哭得很傷心，「我如何才能夠希望生人來相信那即使是我對於我自己都是難以相信的事情呢？那末，你不去看他麼，先生？」她加上一句，突然地站起來。

「我並沒有說我拒絕去看他，」那個醫生回答着，「但是我警告你，如果你固執着這種非同小可的延宕；而且那個人死了，一種非常的責任就落在你身上。」

「責任會沉重地落在某個地方的，」那個陌生人痛苦地回答着。「不管落在『身上』的是什麼樣的責任，我是甘心承受，而且即刻要負起的。」

「因爲我應允你底要求，並且使我遭受什麼損失，如果你把住址留給我，我要在早上去看他。在什麼時候我能夠看他呢？」

「九點鐘，」那個陌生人回答着。

「你得原諒我追問這些問題，」那個醫生說。「可是他現在是由你來照管麼？」

「不是。」她回答着。

「那末，如果我告訴你一些在夜間醫治他的方法，你也不能夠幫助他麼？」